二三六：都市條件寬庆第一

「川清水上舞廳」

「幸而沒去！那豈不臭氣薰天麼？」她諷刺地笑說：「因爲我還不是你的吾妻哩！」其禮笑了，又說：「空曠太大了，倒並不臭！我在中學時，一個暑假，父母供我同學三人作歷練旅行，我們住過淺草老派幾十年、百年前的古舊的旅館，在一個下雨的清晨，打了傘，到那寬大的石橋上行過。」

「這可眞是頂好的歷練了！」白玉腦憐他離開了河清夜總會，時已十一點前，乘車來到羅賓遜百貨公司對面的半暗的夜馬路，兩人在街面大牌檔，叫了兩碟本地鵝、和鹵蝦，慢慢飲啤酒消夜——「最繁華的一區，現在靜下來，只有這些消夜檔還有燈光，車道上的趕路的川梭汽車，在紅綠燈前轟轟開動。」

「這地方太好，夫妻和女兒忙着招呼生意」——「法定須入夜才許擺檔，檔的牌照是下午六時半開始，只佔沿車道的行人道一半，檔與店之間，你看，依然行人來往。」白玉腦道：「行人道有車道一半寬啊！總之，香港土地小，什麼都難辦了！」最後那小姑娘來指着檔檔內的麵，問要不要。其禮知道每碗不多，便要了兩碗辣椒海鮮魚麵——「在冰塊上保持新鮮——夏天不敢離冰一分鐘！」

從這裡散步穿過西龍大馬路，迴到了電光照射的黃金大酒店，三四個冒汽車位的着藍制服的壯士，在忙着指揮。——「痛快！方才那麵只十錢一碗？」鵝二十錢！」——「是呀，一碟鵝鵝，不大，但只香港六元半。那碗麵是香港三元三！便宜雖不必貪，但便宜是要素之一！台灣貴過今日香港，可不是好消息。」

匆匆淋浴，白玉腦說：「又作醜態！」

二三六：想揑人嫁

阿七曰：「阿容，要我做老婆，你點？」

阿七曰：「乜你當眞？眞係要嫁？」

師姐容曰：「你話我要不要嫁呢？好似你咁，跟你等於守寡！」

阿七曰：「阿容，何以你突然之間會想起嫁呢？」

師姐容曰：「我亦不知點解，但諗到女人始終有一日會嫁人。」

阿七曰：「所以你就想揑人嫁？何以可以不是我呢？我不合你心水？你以前點對我？」

師姐容曰：「以前？以前係我追你，只有男人追我，從未試過我追人，七哥，或者因爲咁，你不會緊張我。」

阿七曰：「你講下好喇，我點會不緊張你嘅！」

師姐容冷笑曰：「你緊張我又點會給我守生寡咁嘅！」

阿七嘆曰：「鞋！阿容，我要練功，已經一早講到明。」

師姐容悻悻曰：「你即是愛功多過愛我！」

師姐容曰：「佢想娶我絕對不會與他吵過。」

金太問父女在談些什麼，女兒答道：

「林蒼心理上有問題，他說要去找心理醫生，我向爸爸提到這些而已！媽媽！我絕對不會與他吵過。」

老夫妻相視一下，金菲返房了。

三人進晚膳時，大家都無話說。飯後，金菲返房，後來獨自去看了尾場電影，散場走回家時，遇到小郁駕車來旁坐李娜，她們都未見到她，她感到他們這一對眞幸福呢。

星期日上午，金茂問女兒有些什節目，答道：

「李耀庭五點半鐘候我在『明珠』，散場，我們啖飯。昨天我是候料蒼來電話的，結果沒來。」

「我打電話與他。」父親說。

「你打吧！」

金茂打了，是林蒼本人來接的，叫了聲「世伯」，金茂問道：

「你們又吵過了。」

「沒有！」林蒼說：「絕對沒有。」

「她昨天候你電話。」

「我對她抱歉。」

「她說你要找心理醫生。」

「是的，我星期一即去。」

「爲些什麼呢？」

「她不會告訴你，我也不會告訴世伯。」

「你們……」

「我眞抱歉，過幾天再說吧！」

金茂祇有收綫，告訴母女明天林蒼要找心理醫生了。老伴也不問。金菲把母親拖到自己房裡臉熱着道：

「母女是同性，父女不同，我動了手術後，肚皮上有疤痕，最近他看到提不起興了，此前不然，這是心理問題，我想到我們緣盡了。李娜說：女人生產後都是花肚皮，有些還是剖腹生產呢！」

「史丹拉！」金太叫了出來，「也有這種男人！」

「我們緣盡了。」

「我要告訴你爸爸。」

「你可以告訴他，以後他不要問我，你也少問我，媽媽：我與林蒼一定緣盡了。」

黃太出女兒房即向老伴提到這些。

（二三六）

二一：珍姑的用心

六七歲時，已記住珍姑對自己好。他每當走在大街上，迎面見珍姑走來，她一定笑眯眯，小聲說：

「石湖，跟我回家！」

然後，一隻溫溫的手掌牽拉着他，快步走到天后廟旁她那間講究房屋。原來，她已燒好蓮子鷄蛋茶或蕃薯糖水，她快速盛一碗給他，笑着說：「你不是很喜歡吃嗎？」

「你爲什麼對我好？」小石湖一次說：「阿爸說別人對我好，一定有用心！」

珍姑笑笑說：「你以爲我的用心是什麼？」

他說：「抱我！親我！」

珍姑說：「對了！我燒好吃的給你，有時給錢，就要抱抱你親親你，這交易公平吧？」

他想了想說：「公平。」

珍姑說：「那就讓我們繼續公平交易吧！」

可是這種公平交易多了，讓阿爸、阿媽知道，阿爸責他以後不要再去珍姑的家，他點頭答應。可是過些時，他又讓珍姑拉去，他抗拒這種交易，珍姑問：

「是你爸爸教你的嗎？」

他點點頭：「是鳥，不是教的給你，有時給錢，就要抱抱你不讓我抱讓我親，就常來玩，我仍纏好吃的給你。」

「我來玩也是交易嗎？」他問。

「在我來說，是好交易。」

「我只是玩，又沒給你什麼？」

「如你要給我什麼，就打掃廟堂，你這樣做，天后娘娘保佑你，我除掉燒好吃的給你，還給工錢。」

「不曉得阿爸放不放人？」

「不告訴他就是！」

很對不起阿爸，多少日子以來，他去廟堂掃地，從珍姑手上取到人工。他一直瞞着阿媽，直到他發覺，罵石湖時石湖振振有詞：「我憑勞力，替珍姑打掃廟堂賺錢，犯罪嗎？」爸爸無話可說，只好讓他去與珍姑打交道。

二一：珍姑的用心

二二：芝芝說是老千局

胡百康心想，眞是出路遇貴人，長人安平白帶挈自己贏了幾十元，因爲一對一，五十二隻牌，自然是五十二元了。

不料大輪家的猪頭炳會賬時，他一共輸了一百卅五隻牌，却拿出了一千三百五十元來。

長人安將五百二十元分給胡百康，分了百元給大牛生，其他是他的，不笑說由他做東請吃晚飯。

胡百康才知道他們鋤大弟，是每隻牌十元計的。

晚飯的時候，他們三人的說話，又十分豪氣，根本不似一個打工仔。晚飯後，分道揚鑣了，大牛生與猪頭炳同一路，長人安與胡百康同一路。

「分手後，胡百康對長人安道：「鋤大弟我幸然贏了，如果輸了，我不知如何辦？」

「我說過，由我照的呀。」

「我以爲每隻牌一元，誰知每隻牌十元的，如果一鋪炒三，豈不是輸了三百多元。」

「三幾百，瀉瀉碎。」

「你們的收入很豐嗎？」

「一時很豐，一時很少，不大穩定，不過，豐好的日子較多。」

「如此好路數，能否介紹我一工半職？」

「你想做，我願介紹。」長人安把他拉到了球場一些座椅坐下來。

芝芝聽了，爲之大感訝異，說道：「羅娜請你去飲茶？結果遇上蓓拉與連絲？巧不巧一些啊？天娜，依我看，這件事十成是個陷阱，佈局叫你踏進去，一來是想贏你的錢，二來想弄壞你與麗莎姐的關係呀！」

天娜一想，覺得也是這樣，便問：「那怎麼辦？」

「把這件事情告知麗莎姐，要求她原諒。」

天娜聽了，連話也不說，就打電話給麗莎姐，把昨晚失踪的經過，一一二二，告知麗莎姐。

「唔，我覺得芝芝講得很有道理，羅娜是最嫉妬你的了，又怎會跟蓓拉、連絲還賭籌，那你就算個月賺到五萬元，也會欠下一身債！」

「她以後約我打牌怎麼辦？」

「你今晚馬上把賭債清還給她們，她們以後約你賭錢，不論羅娜又好，蓓拉又好，都不要理她。」

天娜放下電話，就向芝芝借錢，把足夠還債的錢帶在身上，回到公司，馬上找着羅娜、蓓拉、連絲還錢。

羅娜說：「何必這樣緊張？你有權要求上訴，在麻雀枱中再決輸贏，可以退數的呀！」

你和好？你千萬不要學她，如果像她一樣上了賭癮，那你就算個月賺到五萬元，也會欠下一身債！」

「她以後約我打牌怎麼辦？」

「你今晚馬上把賭債清還給她們，她們以後約你賭錢，不論羅娜又好，蓓拉又好，都不要理她。」

天娜放下電話，就向芝芝借錢，把足夠還債的錢帶在身上，回到公司，馬上找着羅娜、蓓拉、連絲還錢。

羅娜說：「何必這樣緊張？你有權要求上訴，在麻雀枱中再決輸贏，可以退數的呀！」

二一：珍姑的用心

九：初生之犢

曹光通悚然動容，問道：「那一位？」

林三七道：「天下只有一名余顧南，懷南弟之師傅乃名滿江湖之大俠余顧南！」

「他確有大俠之風範！」曹光通冷笑道：「像令師胸襟那般狹窄，完全不配！」

林三七道：「令師尚好？近年來未聞其消息，朋友們都很懸念！」

「多謝老英雄關懷，家師很好」

曹光通想一下方道：「就老夫所知，仙兒對令師早已死了心，且好像已找到愛她的人，除非令師親自出馬，尚有一線可能去練武才是正理！」

林三七急問：「愛師母的人是誰？」

曹光通瞪了他一眼，「小孩子多管閒事！」一頓又道：「老夫也不太清楚？」

林三七嘆了一口氣道，「老英雄這說下不是等於沒說麼？晚輩同去後不出個所以然來，師傅還不是要晚輩再出來打探個清清楚楚！」

曹光通又考慮了一陣方道：「她是來老夫家住過幾天，但詳細情況並不太清楚，看見她的人，好像是個姓楚的名字吧，嗯，老夫人老忘記了！你自己打聽吧！」

林三七知道再也打探不出什麼來，便與蕭懷南起身告辭，曹光通親自送他們出門，却不料超春樹的一名弟子無意中發現，暗中跟踪至他們客棧，他三步拚作兩步，跑回去報訊。

（二三六）

九：初生之犢

九五：他的手……

楊雄瑾停了一會又說：

「如果連這也受不了，那怎麼當演員呀……快吃飯去吧，別盡坐在這兒讓太陽煎晒。」

楊翠花止住哭泣了，但她一抬起頭，却使楊雄瑾吃驚地叫起來。

「你看你，哭得臉上化粧一塌糊塗，簡直成了花臉貓，等會兒又要給化粧師添麻煩！哎——」

楊雄瑾走了，但跨了兩步，又回過頭來對宋柱華說：

「你勸勸她吧，快點來吃飯，別躭誤時間。」

「走吧，別讓人家笑話了。」宋柱華伸手去拉楊翠花。

「笑話什麼？」雙眼紅紅的楊翠花瞪視了他一下。「現在，連你也怪我？」

「我不是責怪你。」宋柱華皺起眉頭，一張瘦瘦的猴子臉變得更瘦長了。「只是，咱們和江輝是同學，又是朋友，大家這樣反臉，還有什麼？」楊翠花反問。

「他眞的欺負你？」

「難道我騙你！他的手……」

這時，小何又從飯店裡跑出來叫他們了。

「來，來了！」宋柱華向他揮着手。

「咱們先吃飯去吧，這件事慢慢再說。」宋柱華帶着楊翠花到飯店去了。

在他們進入飯店之前，外景隊的人正七咀八舌地談論着剛才的事，有的高談闊論，有的則竊竊細語。

石思雲、江輝、阿瑩、攝影師和另外幾位藝員坐一張桌子，江輝低頭喝着茶，神情沮喪。

「喂，老弟，打起精神來，別無精打采的，好像大病了一場？等會兒怎樣拍戲呀？」石思雲在江輝的肩背上拍了一下，他的語氣帶點嘲弄和奚落的味兒。

九五：他的手……

五九八：分頭去追已遲

「我們馬上分頭去追，」安迪說，「既要追掉在陷阱的羅拔，更要追號兇史提夫！他們已觸犯刑事了。」

「兩人不能相捧並論，」羅拔却提異議，「史提夫打暈我，是毫無疑問觸犯傷人罪了；但掉在陷阱的羅拔，則不同了……」

「但，何以要逃出？」安迪插咀問，「這舉動是令人懷疑的，他該等我們來救他才對呀，是不是？」

「也許史提夫已對他不利，」羅拔說，「爲了求生，他不能不拚命逃生，看來，史提夫是想用石塊擲死他，所以他要挖掘石塊，我甚至懷疑，陷挖下的女死者，也是他用石塊殺死的，史提夫肯定是疑兇。」

「可是，」安迪則插咀，「他却力証羅也曾想救他，說他是好人，那麼，你的論點又怎能成立呢？更何他們都說互不相識，而且又無怨無仇的。」

「來道裡頭有問題。」羅拔說，「走吧，邊走邊找他們，相信他們跑不了多遠的。」

然而他們錯了，在他們返回陷阱附近前幾分鐘，安東洛夫和尤金已逃出公園，逃離可能被拘捕的險境，這倒是安迪他們兩人所料想不到的，儘管他們兩人已以最快速度去追捕，顯然也已枉費心機了！當然也對這兩人，他們還未明白其身份。

五九八：分頭去追已遲

九五：他的手……

二二：芝芝說是老千局

九：初生之犢